

## 清代硃卷的文献价值

张 杰

硃卷，原指在清代乡试和会试中，为防止考生舞弊，将举子用墨笔所写的试卷弥封后，交誊录生用硃笔重新誊写的卷子。本文所要论及的硃卷，并不是由誊录生抄写后保存在官府的硃卷，而是由清代考中举人、进士者自行刊刻的试卷，“虽以硃卷称之，实为墨印而非硃耳”<sup>①</sup>。清末废科举后，硃卷已成为历史陈迹，散落在民间收藏家、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，一直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。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，上海图书馆开始对其馆藏硃卷进行整理编目，经顾廷龙先生主编成《清代硃卷集成》一书，1992 年由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，大 32 开精装本共 420 册。总计收录硃卷 8235 份。该书的出版，为学术界研究明清科举制度及其相关课题，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。

### 一

科举考试中实行弥封与誊录试卷，以防止考官得知考生试卷舞弊，这种措施始于北宋，至清朝而愈加完备。清政府于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规定：会试硃卷无论中式与否，必须认真评阅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清政府又对乡试评阅程序提出严格要求：乡试硃卷，同考官务须仔细评阅，中式呈堂者明注加褒，不中者也必须分别详评，以示勉励。

为保证科举考试的公平性，监督考官在评阅试卷中的认真程度，清政府还允许乡、会试揭榜后，落第者可以领回自己的试卷。倘有誊写判阅失误，“许本生据实告部”。康熙时，江苏松江府（今上海市）人叶梦珠的好友周子鹰，领回自己的落第卷后发现，“因同考官点窜破句，三场误誊他人做”。周子鹰因此“具呈礼部题参，将同考官及收卷、誊录各官降革有差，士论称快”<sup>②</sup>。这个实例说明，硃卷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防止考试中舞弊现象的发生，对考官认真完成阅卷工作，也有相当的约束力，体现了科举考试的相对公平性。乡、会试硃卷由官府存档保存，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，我们仍可以看到很多当年的硃卷原件。

新举人、进士刊刻自己试卷的做法始于明代，至清代则蔚然成风。在清代，不仅考中的进士、举人刊刻他们的试卷，就连考中各种贡生的人，也把自己的试卷刊刻送人。尽管他们刊刻的试卷皆为墨印，但因式样与乡会试硃卷大致相同，当时人遂笼统地将这些试卷都称作硃卷。清代士人刊刻硃卷有固定的格式，通常由下列3部分内容组成：

第1部分为考生履历。首页先登本人姓名、字、号、别号，排行、生年、籍贯（旗人还有所属旗分、佐领），包括功名。乡试者或为附、增、廪生，或为优、拔、副贡生，会试者除登某科某省乡试举人外，更多的仍登原有的生员功名，以示与监生有别。后登本族谱系，分上下两格，上格登直系始祖及高、曾、祖父以上祖妣至本身父母，下格登同族尊长，直到本人兄弟子侄、孙、侄孙，及妻子姓氏与子女。凡有科名、官阶、封典、著述者，均在其名下附载，妻子的祖、父、兄弟有学衔为官者，也附注于其姓氏之下。然后为“受业师”、“受知师”的姓名字号，科名官职也附其名下。最后是本人乡会试取中名次及殿试后所授官职。

第2部分为科份名次。先登参加乡、会试地点年份，次为乡、会试中举人、贡士名次，本科同考官、主考官或总裁官的官阶姓

名，后为荐批及取批各考官的批语。

第3部分为考生文章。清代科举乡、会试考题，形式基本相同：首场四书文三篇，五言八韵诗一首；二场五经文五篇；三场策问五道。因清代取士最重首场，故首场撰写的四书文与试帖诗，成为乡会试硃卷刊刻惯例，二、三场试题是否刊刻，则因人而异。

清代士人中举人、进士后，普遍刊刻自己的乡、会试硃卷送人，是为了向亲朋好友报告喜讯，以便共同庆贺。俗谓“十年寒窗苦，金榜题名时”。清代科举考试没有年龄限制，而大多数士子考中举人、进士的时间，远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以上，能够考中的又是极少数人，考中时的兴奋狂喜情形可想而知。他们刊刻硃卷，分送亲友，通过这种形式来与亲友分享喜悦。如李伯元《南亭笔记》中载：“南皮（指张之洞）有侄捷南宫，某日开贺，座客云涌。席半，各分硃卷一册，多有故作谀词赞叹者。”<sup>③</sup>亲友接到硃卷后，除摆设酒宴外，一般还要赠送礼物，包括馈赠钱财表示祝贺。此外，刊刻硃卷还有以下具体的实际作用：

首先，硃卷在社会交往中，可以起到自我推荐的作用。如硃卷履历中，凡本家族成员有功名、官职、著作等皆附注其名下，显然是为了炫耀家族的社会地位。再如记载受业师、受知师的功名官阶，以反映本人学问渊源系出名师之门。有些士人为了提高个人威望，甚至不惜篡改硃卷原貌，夸大其词，因而引起清朝官员干预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二月，礼科给事中姚绶虞在奏疏中说：“乡会中式士子例得自刻硃卷，近年或多加圈评，或改易字句，竟有名居榜末，而评赞甚于元魁者，殊失闾黜之真。”<sup>④</sup>由此可知，士人刊刻硃卷，主要是为了提升个人的知名度，增进与他人尤其是有权势官员的交往，达到向社会宣传自己及其家族目的。

其次，分送各级官员，以求得到赞助银两。例如，清代河道总督一职，历来视为官场肥缺，“当乾嘉盛时，东河、南河两督驻节所在，笙歌终岁不辍，河工属吏亦各以服御庖厨竞侈。新翰林

投硃卷覬馈赈者，得河督一言，千万金可立致”<sup>⑤</sup>。一般情况下，各级官员只要接到新举人、进士送来的硃卷，多少总要赠送若干银两。

第三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硃卷还能作为个人身份的凭证，藉此赢得他人的信任。晚清人郭则沅祖父郭式昌，咸丰举人，“庚午（会试）下第，归经江北某镇。时匪氛逼，团防讥察甚严，同伴多闽人，语言扞格，已被系矣。及见团首钜绅某，则新甫公（郭则沅曾伯祖郭柏心，号新甫）受知师，尝奉使甘陇，谒中丞公（郭则沅曾祖父郭柏蔚，历官甘肃甘凉兵备道、湖北巡抚）道署。公时尚幼，询知其人，约略记之，因述旧谊，且出硃卷为证。某盛筵款接，遣卒护送出境，得无患”<sup>⑥</sup>。若郭式昌没有随身携带乡试硃卷，其后果就很难预料了。

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后，硃卷随之失去了往昔的作用。硃卷作为记载清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历史文献，其学术价值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，这方面的资料被大量遗弃，保存者寥寥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抗战初期，张元济等著名爱国人士为保存文化典籍，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，“先是以重价购得海盐朱氏寿鑫斋所藏硃卷二千余册，后由吴县潘氏著砚楼捐赠一千余种。”20世纪50年代，合众图书馆改为上海市文献图书馆，继与上海图书馆合并，“前后数十年，依然搜集不辍，致使蔚成八千余种之大观”<sup>⑦</sup>。《清代硃卷集成》一书的出版，无疑为推动科举制度和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化，提供了最新的第一手文献资料。

## 二

《清代硃卷集成》一书，按会试卷（附武会试）、乡试卷（附武乡试）、五贡卷（副贡、优贡、拔贡、岁贡、恩贡）三部分，收录硃卷8235份。其中会试卷1635份（附武会试卷4份），乡试卷5186份（附武乡试卷34份），五贡卷1576份。由于该书卷帙浩繁，



内容专一，故仅被国家图书馆极少学术单位购得，其学术价值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。近年来出版的一些清代著名人物和文化世家论著，均未能利用清代硃卷文献资料。故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的学术价值，亟待学术界发掘和广泛应用。

较早论述清代硃卷文献价值的，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。20世纪30年代，他在所撰写的《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》一书中说：“家谱之外，乡会试的硃卷也供给了一些资料。硃卷必具履历；履历的一大部分是先世本支和旁支的一个题名，等于一本简略的家谱；这谱的最后几世往往叙到婚姻关系，所以可用”<sup>⑧</sup>。十年之后，潘光旦又与费孝通先生根据915本“从清康熙至宣统一段的硃墨卷”，合作发表《科举与社会流动》一文，他们在文中再次强调了清代硃卷履历的文献价值，“硃墨卷的主要部分是中试的文章，主考姓名和批语，这些对于我们这里的研究是无关的，在正文之前还有一部分记载着作者的履历，这项记载普遍都很详尽，而且凡是家世中有功名官职和德行著述的没有不尽量记上，因之成了我们研究社会流动问题极为合用的材料”<sup>⑨</sup>。顾廷龙先生于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的序言中，则将该书的史料价值高度概括为三：其一为“不可多得的传记资料”；其二为“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”；其三为“窥视清代教育状况之一斑”<sup>⑩</sup>。

以上三位学者，都讲到了硃卷履历的作用，可惜未做详细论述。我在撰写博士论文《清代科举家族研究》时，曾花费三年多的时间，查阅了《清代硃卷集成》全书的履历部分。除了他们所谈到的之外，我个人认为清代硃卷履历的学术价值，主要体现在下列四个方面：

首先，硃卷履历中所记载的，不仅仅是清代应试举子本人的传记资料，更重要的是其家族的世系史料。试以小说《红楼梦》续作者高鹗的研究为例，由于高鹗家族世系史料的缺乏，关于目前高鹗生平事迹的记载，几乎全是错误的。台湾学者赵冈、陈钟毅

《高鹗小传》一文，利用许多间接史料，将高鹗的生年推定为 1746 年，至于是否准确，正如他们自己所说：“可惜从现存资料中，尚无法查出他的生卒年。”<sup>①</sup>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 4 册中，收录了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高鹗参加会试的硃卷，其履历中有关他本人及直系亲属的情况如下：

高鹗，字云士，号秋甫，别号兰墅。行一，戊寅年十月十七日寅时生。镶黄旗满洲都统、内府汉军延庆佐领下廩膳生，民籍。始祖可仕，世居沈阳三台子。太高祖世臣，太高祖母萧氏、白氏。高祖宏璧，高祖母王氏、陶氏。祖八十一，祖母庄氏。父存住，母孙氏。<sup>②</sup>

文字虽不过几行，不仅解决了台湾两位学者的遗憾，而且由高鹗本人报出了他的祖籍是“沈阳三台子”。我依据高鹗硃卷履历撰写《新发现高鹗会试履历中的籍贯与生年》一文，得到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认可，说他“立刻接受了这一新发现，并在《北京晚报》上发表过一篇短文，述及此事”<sup>③</sup>。此外，高鹗的硃卷履历还纠正了《辞海》“高鹗”条的三处错误：第一，高鹗“字云士”，而非“兰墅”；第二，高鹗旗籍为“镶黄旗满洲”而非“汉军镶黄旗”；第三，高鹗出生于“戊寅年”即 1758 年，而非“约 1738 年”。这个例子有力地说明，硃卷履历在考索谱牒，纠正史实上有巨大的价值。

其次，硃卷履历最显著的特点，是对本家族凡有科举功名者全部列入，从而成为研究清代家族与科举制度，尤其是著名科举世家最完整的家族文献。令人遗憾的是，硃卷履历在这方面的学术价值，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。如顾文韵先生曾在《整理馆藏清代硃卷札记》一文中说：“在我们初步整理的这些硃卷中，就有大家熟悉的一些近代名人。如清末维新派江标（1860—1899）的清光绪戊子乡试卷，汪康年（1860—1911）的清光绪己丑恩科乡试卷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、教育家蔡元培（1868—1940）的清

光绪庚寅恩科会试卷，近代民主革命家、法学家、教育家沈钧儒（1875—1963）的清光绪癸卯恩科顺天乡试卷等”<sup>④</sup>。若依据这种认识，单纯把《清代硃卷集成》所载硃卷履历，视做中试者本人的传记资料，去查阅该书人名目录索引，很难发现它的真正文献价值。

在仔细阅读一份份硃卷履历后，我们将会发现书中汇集了清代绝大多数著名科举世家的家族文献。以清代最为著名的状元大学士为例，据朱彭寿著《旧典备征》卷一、《状元宰相》条统计，清代状元出身的大学士有14人，见于该书的就有9人。但其中只有2人本人的硃卷履历收入书中：咸丰己未科状元、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和同治壬戌科状元、协办大学士徐郙。另外7人，则见之其后代族人的硃卷履历：

清代第一位状元、武英殿大学士傅以渐，见于其后代族人傅旭安硃卷履历。乾隆辛巳科状元、东阁大学士王杰，见于其后代族人王鸿飞硃卷履历。乾隆戊戌科状元、体仁阁大学士戴衢亨，见于其后代族人戴霖亨硃卷履历。乾隆癸丑科状元、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，见于其后代族人潘志裘硃卷履历。道光丁未科状元、东阁大学士张之万，见于其后代族人张权硃卷履历。咸丰丙辰科状元、协办大学士翁同龢，见于其后代族人翁曾源硃卷履历。同治甲戌科状元、东阁大学士陆润庠，见于其后代族人陆藻硃卷履历。

至于近代名人，更是应有尽有。因虎门销烟名垂千古的林则徐，见于其后代族人林大任硃卷履历。以镇压太平军起家的曾国藩，见于其后代族人曾广钧硃卷履历；洋务派首领李鸿章，见于其后代族人李国栋硃卷履历。主张中体西用的张之洞，见于其后代族人张权硃卷履历。

研究清史和近代史的著名人物，应当充分利用硃卷履历这一家族文献。例如，李细珠著《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——倭仁研究》，讲到倭仁的家世时说“属于中下层旗人社会。在倭仁的各种

传记资料中都未见有什么世袭职位的记载，甚至他的祖辈、父辈连名都没有留下”<sup>⑩</sup>。这些问题在《清代硃卷集成》中都有准确的答案。据倭仁之孙衡瑞硃卷履历记载，其家族世系为：

高高祖诺海，康熙五十年移驻河南；高祖达三，本生高祖达斌；曾祖文成，河南驻防右翼防御，本生曾祖文明，河南驻防骁骑校；祖倭仁，文华殿大学士；父福咸，署安徽守池太广兵备道，庚申年（1860）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<sup>⑪</sup>。

由此可知，倭仁的祖父和父亲还是有名字留下的。倭仁的祖父名为达斌，父亲名为文明。文明官职为骁骑校，正六品，倭仁出身于八旗低级官员家庭。

第三，硃卷履历记载家族人物多，时间跨度大，不仅是研究清史，而且是研究明史的重要文献。顾名思义，《清代硃卷集成》记载的是清代士人的家族状况。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硃卷履历，记载了其家族在明代的兴起史和著名人物。如同治举人、山东新城县人王茂蕙，是清代著名文人王士禛的后代族人。王茂蕙硃卷履历对家族人物的记载，从始祖王贵起，共计18代世系。其中记载家族在明代的著名人物，仅进士就有15人之多。

除了明代进士之外，还记载王氏家族在明代的举人、贡生，生员逾百人。王茂蕙硃卷履历所列名的家族人数为：进士30人，举人31人，贡生76人，生员202人，其他778人，总计1117人<sup>⑫</sup>。据此可知，数千份硃卷履历，就是数千个家族的人物传记，其数量要大大超过《明史》和《清史列传》，可以极大丰富对明清人物的研究。

第四，硃卷履历的内容，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。涉及每一个家族的经济状况、婚姻关系、人口数量、社会地位、流动迁移、师承关系、教育水准等等，几乎是无所不有。那些著名的科举世家暂且不提，仅举一个鲜为人知的蒙古旗人為例。同治进士、盛京（今沈阳市）驻防蒙古旗人尚贤，在硃卷履历中对其家族状态做了



多方面的记载。

关于家族经济情况，尚贤硃卷履历称：八代祖吉伦泰时，“旗仆重游牧，习骑射，故垦荒较少，通计内仓纳粮红册地五百亩有奇。”

关于家族婚姻关系，尚贤在硃卷履历中记载：高祖妣闻佳氏，“外家承德县民籍，始居黄花店，今迁高丽屯，亲属颇众。”

关于社会地位与文化教育，尚贤说自己祖父德兴额：“隶行伍后数有功，以不习汉文，为人阻抑，未能上进，同旗多惜之。”

关于人口流动迁移，尚贤在其硃卷履历中载，从始祖巴冷起，“世居省西南五十五里厢红旗界柳塘沟。里无他姓，迄今聚族而处者，咸祖之所自出焉”<sup>⑧</sup>。

上述几条记载，在清史研究中已经极为珍贵。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新的视野。关于经济情况，可知东北旗人是直接参加生产劳动，并不全靠军饷为生。关于婚姻关系，证明所谓清代“旗民不通婚”不能成立。关于文化教育，得知普通旗人与汉人一样，并不享受特殊待遇。关于人口迁移，知少数民族在清代始终有族居习俗。硃卷履历内容的多样性，于此窥知一斑而已。

最后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，硃卷履历作为历史文献的局限性。硃卷履历记载，以本人中试时间为断限。清代早期中试者，如康熙乾隆时期的硃卷履历，就难以说明该家族在清代的全貌及其兴衰状况，在利用硃卷履历时，就要注意其时间性。硃卷刊刻履历，由于没有固定的格式，家族先人的世系、原籍与居住地的迁移、师承关系，都因人而异。家族先世记载，最早的迄自汉、唐、宋、明，晚的则为本人高、曾、祖父，在说明问题时，就要注意其可比性。硃卷履历对家族记载无具体要求，因而详略不一，普遍情形是以简明为主。有相当部分硃卷履历，记载了极为珍贵的史料，更多的硃卷履历如同家族人名索引，要配合其他文献才能弄清史实。



注：

①商衍鎤：《清代科举考试述录》第87页，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。

②（清）叶梦珠：《阅世编》卷二，《科举五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。

③（清）李伯元：《南亭笔记》卷十六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。

④中国第一档案馆编：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》第十辑，第150—151页，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。

⑤郭则沅：《旧德述闻》卷二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本。

⑥郭则沅：《旧德述闻》卷四，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89册，第3—7页。

⑦⑩顾廷龙：《清代硃卷集成》序，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。

⑧潘光旦：《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》第8页，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。

⑨潘光旦、费孝通：《科举与社会流动》，载《社会科学》第4卷第1期，清华大学1947年出版。

⑪⑬详见拙作：《新发现高鹗会试履历中的籍贯与生年》，载《清史研究》1999年第4期；周汝昌：《高鹗之新话题》，载《沈阳日报》2000年5月15日。

⑫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4册，《高鹗》。

⑭顾文韵：《整理馆藏清代硃卷札记》，载《图书馆杂志》1985年第3期。

⑮详见李细珠著：《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——倭仁研究》第7页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。

⑯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75册，《衡瑞》。

⑰据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217册，《王茂蕙》硃卷履历统计。

⑱以上引文皆见《清代硃卷集成》第37册，《尚贤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辽宁大学历史系